

微晃

梁麗芬

終於有空間放鬆身子了。我側一側身子，整理一下被擠壓過的連身裙、用手拉一拉鬆了的「馬尾」、摸一摸手提唱盤機的耳筒。

依然晃來晃去，抓不到扶手，唯有抬起低著的頭平衡平衡。習慣低著頭站在車廂中、慣了低著頭走路、低著頭思考、低著頭與同學討論習作……驀然把頭抬起，每個影像都彷如隔世。

貼著我左邊手臂的女子，不經意撥一撥長髮，一陣不知名的芬芳送上，大概屬於香水、脂粉、唇膏的妝容。「負離子」長長直髮如流水，桃紅小背心恰好包裹住成熟曲線，微凸雙眼在隱形鏡片下如初春露水。女為悅己者容，她像含苞待放的玫瑰。才不過廿五、六歲，三四年後，我可會是她？

遠處靠門的女士，近四十歲。紫色套裝裙、黑色公事包、燙得很規律的長曲髮，微亮，如眼鏡下雙眸的光采。褐色高跟鞋，兩寸半高，修長特尖的鞋款，如舞鞋，高貴、溫柔、獨立。耳珠鑲著的，與無名指上的指環，屬同一系列，悅目但不炫耀。數十年後，我可以是她嗎？

她們都低著頭，看書，看同一本新出的愛情小說。自青春降臨，我們便渴望愛情，希冀那甜美的果實。但有誰說過愛情不苦？

火車到站，猛地一晃，像小時候在母親懷裡酣睡時被狗吠聲驚醒一樣。幻想自己當時的

笑聲哭聲，酣睡時像小貓，驚醒時像老虎，母親卻始終喚我寶寶，直至今早。親情和愛情，誰更重要？有人說過真正的愛情像親情一樣，不在乎無條件的付出。恐怕，無條件不是我們付出過的，問誰還敢拿親情相比自己的愛情？

回想在母親懷裡晃著酣睡、在母親手裡盪著跑跑走走，母親牽著我小手向每個叔伯舅父和姨媽姐姐問好，時而夜裡依偎母親，要睡到她枕邊……彷彿，在母親手裡成長。小時候只及看到、觸到她的手，回憶裡，看不清她面容，不知可會像那靠門的高貴女士？

大抵不像吧！我出生以後，母親投身全職家庭主婦。或許家務太煩瑣，母親的說話很囉唆。每天都不管我心情，只懂喚我吃早餐。今晨天色深沉，雙眼微張之時感到後腦晃動得激烈，便賴床不起。繾綣著身軀，昨天、前天的事一幕幕晃過。打從何時，我的身軀竟可屈曲得如此小巧？

恍惚有了「犯錯」的感覺後，才懂得低著頭面對人。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，忘了那次犯甚麼錯，被母親嚴苛地責罵，淚盈滿眶，欲哭。剎那間很不明白為何被罵會想哭，於是低著頭，強忍著淚水。有人說，能忍著眼淚代表一個人學會自省，能承認過錯和承擔後果。

只要低著頭面對人，甚至面對自己，便已成長，不必再依戀母親的懷抱。颶風打雷，不

用上學，或不願甦醒的日子，獨自瑟縮枕被裡度光陰，每一個呼吸都濕潤了一小格空間，自己抱著自己，很細小。這些年來，究竟長大了多少？母親不再輕撫女兒髮膚，哄她安然入睡。因為她長大了。她要一人房間、她要一人做夢、她要自己面對一切……

包，都是我喜歡吃的。她說：「最近很忙？有空便帶男朋友上來坐坐吧！」母親是明白的，理解女兒面容神情的底蘊。

想起昨晚回家，碰巧母親從菜市場回來。升降機中晃著晃著，我從母親手裡挽來大包小

